

淮
南
水
利
考

淮南水利考卷之下

嘉定八年獻議於朝者謂淮陰白水塘東至浮圖莊南至楮廟岡脊大堰廢而不治今脊猶在若復之則與寶應高郵諸河游波所及如衡陽阜三角村等處皆浸淫至城形勢自張劄楚州委官相度本州司法尤靖申言白水塘周圍一百二十里地涉山陽盱眙兩縣所堰之水通富陵河其源出自塘山在盱眙之南山蓋因塘得名此山岡阜重疊谿澗縈紆凡四十里水自高而下乃至劉家渡入富陵河而白水塘三堰一曰潭頭下堰二曰河喜中堰三曰劉家上堰下

堰至中堰十二里中堰至上堰五里其上又有磴浪塘在堰內蓋三堰旣制則白塘山間四十里內外之水不得入富陵河然後東匯爲白水塘今修復三堰之功不宜苟簡若有決潰則洪澤沿淮受害非輕又塘之西南二面皆因岡阜限東北乃是古淤平地築成塘岸脚濶者十餘丈歲月旣久岸脊低處與塘面平合先增築塘岸高一丈以上方可瀦水舊塘有八斗門以溉塘下田亦合修復塘之復有三難有二利民間所佃塘內上腴之田二千餘頃堂廬莊墓院皆在焉西瀦之民必悲一難也塘內水盛隄岸難測如

黃家園一帶居民千餘家所合遷徙二難也工役甚大爲費不貲三難也塘下西北高亢民田多荒東北亦有高田若得塘水灌溉則皆成沃壤一利也盱眙之民如兩家渡等處可因水限隔就高保聚絕敵入小路二利也但夏秋之間開斗門灌注則冬春水勢必殺無以待敵二者不可得兼而盱眙保聚止是一鄉不能盡柱他岐竊見此塘本在高岡水自高而下下臨衡陽阜十二里三角村三十里果係向來邊兵經行橫趨大義之路可決而灌之至於楚州城去塘百里決水至此勢已減殺若敵自淮陰直趨城下凡四

十里地勢高仰又是水所不及兼作塘之後又須列寨防守以備敵人掘堰且常巡隄岸以防衝決

按白水塘在山陽寶應盱眙三縣之界至於列卒以防衝決凡隄堰皆宜然豈獨白塘也歟哉

嘉定山陽志云凡境內之瀕於淮湖者多溝浦故晉口而北曰楊家溝大倉浦田院浦宥城浦邵農浦東作浦荊口浦官渡浦顧家堡郭鈴溝蛇風浦三家浦左家浦魚濱浦琵琶頭泔溝生溝益衝浦放網溝中心浦南馬邏益林浦湯家溝乾東溝此濱於射陽湖向西者也又東北至海口則有臨港謝家島桃花河渡

板溝曹溝避賊溝巡良溝吉家溝丁溝西新溝上綱
頭石灰浦廟子灣此傍於射陽湖之三灣者也自海
口折淮而西則有天字溝北沙浦塗州溝白水溝侍
家塢沙壘小溝子新涇東溝史魚溝中溝子獨家溝
白露港林家港故地港蘆溝北官莊港嵇考峯牛家
溝許家溝新羅溝小田家溝大田家溝蔣家李家溝
柴磯溝交陵溝唐家溝青蓮浦迮浦武定溝無名浦
此折淮西上而濱於淮之南者也淮北曲折勢復東
南則又有橫溝周家溝蘆萌溝孫家溝高師浦小淮
子馬浦侍家上柳浦下柳浦此傍於曲折淮岸之間

而濱於淮之北者也。淮河至北曲折之勢，又復西南，則有柳溝、子王家溝、南溝、魚梁溝、三家溝。此又循淮之曲折而濱於淮之南者也。詢之耆老，舊溝浦之衆，蓋爲潴泄引灌之利。其傍爲良田，今則或通湖水，往來盈涸不常。或者與湖、淮相通，歲久淤塞，不相通濟。其間頗有舟楫之利者，惟馬邏港、林家港。爾水小舟楫不通，費始病，稍加濬鑿，利莫大焉。

嘉定九年，安撫秘閣應監丞名楚州申楚州形勢，東

南皆坦夷之地，難於設險。向北一隅有地，不廣而淮、河限之，惟南西一帶湖蕩相連，回繞甚廣。四維多有

畔岸而泄水處止有數里作一斗門爲城水之所與
一望瀰漫而敵人不可勻透設使水爲盜決泥濘深
遠不能渡乎君無事儘可教習矣
一、意經理東南北三面爲戰守之計續申所築管家
湖岸初來相視欲於舊運河相際淺水之處用椿幫
築今叅之數論見得水內築岸工役難施不能經久
合別開新河與運河相接取土築壘打岸却使舊河
與湖通連益使水面深濶遂開一河於湖岸之北築
壘湖岸底濶四丈高及一丈以限湖水又自馬家灣

西至陳文莊就湖灘岸二百七十餘丈又自管家湖與老灌河相連接岸處平地闊淨方圓二十丈闊十門水隔自此西湖之勝相灌楚城西北隱然有難犯之勢矣按嘉定志管家湖在西門外湖中有隄隄中有仁濟橋自隄而分為南北湖咸水門宋曰碑閣在今西鎮橋洪武間因由城東通運而廢湖之北築岸今新路也新河今運河也初欲因挑河出上以為岸後因工大故續中之平地斗岡對故沙河沙河即老灌河也水教亭在詹家墩楚城北有淮陰西有湖險東南二面往往有長岡故老云相傳為應純之之

水匱南宋時以楚州爲邊防故應鹽丞留意如此近日堰開發而河淮之沙泥灌滿設險之處豈惟運道淺阻將來有無窮之害也

淳熙八年置都灌塘於淮陰縣西南瀆頭村以灌田民享其利

熙寧五年淮東提舉陳損之言高郵楚州之間陂湖渺漫菱葑彌滿宜創立隄堰以爲瀦泄庶幾水不至於乾涸乞興築自揚州江都至楚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又自高郵興化至鹽城傍開一新河以通舟船仍存舊隄以捍風浪

興化鹽城之界在高郵漕隄之間

栽柳十餘萬

六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株數年後隄岸亦半其木亦可脩修補之用兼揚州

墟鎮舊有隄閘乃泰州泄水之處其閘壞久亦於此

創立斗門西引天長以來衆湖之水此水乃在揚州者淮安諸湖亦

濟起自揚州江都經由高郵及楚州寶應山陽北至

淮陰西達於淮又自高郵入興化水不至縣經其界爾東至鹽

城而極於海入海處有石礎非後石礎三也又泰州海陵南至泰興

而徹於江共爲石礎三斗門七此運隄減水閘洞也乞以紹熙

堰爲名鑿諸堅石淮田多沮洳因損之築隄置閘得

良田數百萬項奏聞除直秘閣淮東轉運判官

淮揚水利大槩具矣中間惟少射陽湖及廟灣口

爾各詳于後

元至元二十三年以張瑄朱清並爲海道轉運使餽運多由海道淮揚運河堙廢不修史志甚畧淮安地控南北晉以來爲重鎮元人於淮經理甚疎至元十三年遂爲張士誠將史文炳所據者十有五年海運亦絕元遣使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海運糧士誠每歲止運粟十餘萬石至燕京比士誠自稱吳王請命于元不報以後徵糧不與元食坐困

永樂時建淮倉於清江浦與淮城爲兩軍掎角之勢先洪武初平淮安議者謂新城爲史文炳所築

水利志
卷下
欲廢之 朝廷乃即其城運寶應城甃甃砌堅完
至今兩城屹然更益內軍之壯矣

洪武初元江南漕運止供金陵三年知府姚斌開淮
安城東北之菊花溝以通海運是時 朝廷以淮安
侯華雲護掌淮安衛軍鎮淮安以航海侯張赫舳舻
侯朱壽賢海運供遠而巳菊花溝俗名澗河臨河
有閘啓閉蓄水以濟運船有餘則泄之而東方諸鄉
及諸州縣之米芻貨亦由此通俗號爲柴米河是
時諸凡船隻由此車盤入淮舊志謂一時稱爲水陸
之便者也

鹽城縣置於此兌運濟河夫二縣分任後
鹽城兌糧徙於溼河文于寶應而山陽獨

任其
役矣

九年命揚州府所屬州縣燒運磚灰包砌高郵寶應湖隄六十餘里以捍風濤老人栢叢貴請發淮揚丁夫五萬令知州趙原督發以便行舟

十六年命真縣重建清江閘惠橋腰閘南門裏潮閘以畜泄水利便漕舟致仕兵部尚書單安仁奏建

二十三年命起蘇松淮揚丁夫修築捍海堰以後時常修築

二十八年寶應縣老人栢叢貴建言發淮揚丁夫五萬六千餘人開寶應直渠

即月

初自淮樓抵界首沿

湖一帶隄岸屢修屢圯民甚苦之操舟者亦甚不便
由是就湖外直南比穿渠四十里築一長隄長與渠
同期月而成引水於內行舟自是隄無潰決之虞民
亦休息而舟行稱便按湖外即湖東今其渠尚存是
時不漕而且穿今漕舟盛行屢有風險而渠不復何
也

宋樂元年運道由江至淮安車盤過壩入淮至楊武
縣陸運抵衛輝下衛河至京師謂之河運九年開黃
河故道自開封北循魚臺塌場口入會通河與海運
並行先是二年命平江伯督海運由山陽之東壩入

治河地理爲把總官十二年於會通河運始爲總督
總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是時五府重於六部以尚
書宋禮督河道蓋副之也

七年平江伯陳瑄修築海門至鹽城坻隄八百餘里
於近海太倉築高丘二十餘丈以爲海舟表識名曰
寶山築高郵寶應范光白馬諸湖長隄於高郵湖內
鑿渠四十里構梁以便牽道開揚州白塔河以通大
江建置新閘潘家莊大橋江口四閘江南運船由常
州西北過江自運至灣頭入漕河以省瓜州盤壩之
費其後道淤淺及泄漕水及私盜船隻從此入江難

於防捕累修累廢不宜重開也按此云高郵湖內渠則弘治間白侍郎所

開高郵之湖濟渠乃陳平江末樂時所開之舊道也

八年平江伯陳瑄置轉輸倉於淮安江南運船由五

壩車盤入淮轉輸倉即宋之上供倉在倉巷歐文忠公于後志所謂遂次楚州泊於西倉飲

子舍亭者也後因建常備倉于清江浦此倉遂廢詳前代皆以清江浦與淮城為兩軍犄角之勢我朝

坐鎮即城而常盈倉即在清江浦粵有深意不獨為轉輸北京之便也

十三年平江伯陳瑄疏邗溝引舟自大江歷揚州至

淮安以通漕運詢山陽耆民得宋轉運使喬維岳所

開沙河之故道引水自管家湖之馬家嘴至鴨陳口

入沙河易名清江浦就湖築隄以便牽挽倣宋洪澤

開制創新莊福興清江移風板閘適互啓閉而運舟
往來具在安流爲 國家漕運千萬年之計其他疏
鑿以便稼穡者不可數計也或云初議欲由滁州六
合縣鑿河通運緣河多石阻澗則損舟漲則尤險於
是平江伯決意復唐宋之故道以爲雖有湖險人力
可爲乃罷彼行此按洪武時已由淮安之菊花溝通
運永樂初又於淮安之五壩車盤運舟何緣至今乃
有他議也

祭酒吳節爲公祠堂記云公開沙河以通運道其
他疏鑿以便稼穡者不可以數計其詞曰菱荷結

實考統稻肥湖田水足考民用有餘又田垂揚千里考隄路平漕舟逶迤考商旅經行惠濟大矣

十四年平江伯陳瑄奏建板閘并前四閘爲五閘蓋漕河全用諸湖之水以濟運舟而五閘通互啓閉專爲避黃淮之水以其多沙沉易淤塞也五閘建而啓閉嚴爲運道二百餘年之大利也

洪武十五年奏
淮閘例在後

運河雖用湖水而湖水或多或少又於淮揚運河東岸爲減水閘減水洞限則水勢七尺以下畜以濟漕七尺以上減入諸湖會於射陽湖以入海用水有節漕運既便岸東西之田皆利焉其法在淮則有

高加堰有西長隄有五閘有諸壩以隔黃淮之水
於外而泛舟其間在揚則有陳公塘以收三十六
水之利在山陽寶應盱眙天長之界則有唐堰以
節四縣之流湖水苟多則自運隄之減水閘洞以
下於溪東至於射陽湖又東入於海揚之海口去
黃淮也遠故皆通利惟淮之射陽數受黃沙港汊
葑淤距海常緩考之舊法新莊閘口濶二丈二尺
則水之入者亦二丈二尺無事閉之有運舟而啓
舟過復閉所入之水從減水閘洞而瀉去者總計
其口濶八九丈至於廟灣石碇之海口其濶又十

倍之此一定之法求為利者若新並開常啓而不
 閉則水多或堰隄潰漏則水口之來者常千百大
 區區海口焉能泄之為運道之長計者復用湖之
 舊法而已諸湖列後

山陽縣津湖即西湖白馬湖在西南智劉湖李皮

湖崔家湖俱在城西徐家湖在清江浦南

穿阜陵湖泛青墩入此湖衝運渠其勢甚險高堰
 之北青墩至韓信其一一段當築堰者為此今主事

張譽於浦南築隄然
 必接堰乃免大患

江都縣召伯湖在揚城北四十里晉謝安於湖濱
 築平水埭田獲其利民稱其埭與

湖皆曰樊梁湖在縣西五十里九縣西之湖皆會
 邵伯云馬東有石隄西風駕濤洄湧險惡

運舟觸而輒碎隄之東皆民腹日每灑火湖在縣西南
有湖患復河後隄奏請疏築屢矣
里四十

高郵州新開湖在州西 甍社湖在州西

寶應縣珠湖 白馬湖俱在縣西

右湖

淮之隄堰閘壩濬洞淺舖為運河而設者難以編年今類附於此以便查閱

仁字壩舊志云在新城東門外 義字壩與仁字禮

字壩舊志云在新城西北 智字壩與禮字壩相連 信字壩與智字壩相連

二年平江伯陳瑄建

右五壩皆軟壩也紀事云永樂元年運道由江至
淮安貯於舊倉車盤過壩復裝船入河淮至陽武
縣陸運抵衛輝自衛河達於京師九年開黃河故
道自開封城北魚臺縣塌坊口入會通河與海運
並行十年尚書宋禮因濟寧州判官潘叔正言奏
開會通河十三年始罷海運專於會通河運是年
平江伯於山陽開沙河以達清口建五閘以出入
而無車盤之艱矣

新莊閘口壩即平江伯清口也舊志云清口有洪
澤閘八里新莊閘共六座新壩二座皆湮廢永樂

十二年奏建新莊等五閘新莊之外不建閘亦宋人洪澤之外不置閘之意我朝新莊之外有壩亦倣宋人新壩之制水發時暫築閉以遏水頭水稍定即去壩用閘如常至嘉靖八年河漕二院奏新莊閘口凡遇水漲則閉涸則開而以爲常焉

南鎖壩在郡城西南三里國初廢宋磚閘而爲此又於東岸立抽分廠於城西門外設浮橋蓋宋於湖中通行運船我朝不復由湖恐商貨船料往往由湖而滿故設壩以遏之設廠橋以防之又湖水乘時雨而漲自西而來直衝包家園一帶運隄

此壩之設又以禦湖衝而防逸隄也

滿浦壩舊志云在淮城西北四里宋時有閘魏勝守楚州調運兵糧由此宋河渠志向子諶奏請權閉滿浦閘遂爲軟壩防內水之泄也河防議不欲開恐黃水灌入沙泥淤塞也

淮安壩舊志云在淮城西七里景泰二年裁其利害與滿浦壩同二壩即今方信二壩之地據河渠志河防議凡謀國者皆以爲二壩與渠俱不可開而牙店脚夫必欲開之區區所得幾何而運道之漲淤軍屯民田塲竈之滄沒歲損公私不啻百萬

故志識之言不可忽也

清江壩舊志云宋洪澤閘外有新壩我朝平江伯新莊閘外有新莊閘口壩成化七年秋淮河水漲入新莊閘口忽爾而退自此至清江閘下二十餘里沙淤不通舟楫遂築清江壩以蓄水運船由仁義二壩車盤又於清江浦置東西二壩以助漕及漕運通志之言如此漕船志又云清江二壩在淮流南岸去廠堡里許成化七年河院漕司集議設壩於此以車運舟近年河流數派昔會注新莊閘口每將開河淤淺若因時封閉以阻濁流使運

船由二壩車盤與清河對壩相渡不惟可以過大
 淮之險亦可以省開河耗源之費嘉靖年間漕
 河二院具奏行
 清口土山清口並無一人築此水為表識又不自
 西北來遂絕
 乃知古人精思一至
 於此

高郵州蛤蜊壩在日東北

寶應縣槐樓三滾水石壩在縣南并水石壩俱七
 尺以下畜水濟漕七尺以上減以濟農也

高寶七壩皆石壩限則水勢有畜洩則洩之

右壩

清河縣新莊閘在清口南岸之內去府治西北五十里俗云大閘又云頭閘乃河淮之第一關也此閘利害詳前清口壩之下矣竊思河淮入閘所傷者山陽以南而工役派於清安二縣此閘原爲運河而設若蠲清安而募山陽之夫爲啓閉則異議息而淮揚之水患亦息矣凡議復閘制者必下清山二縣清人居上流必不肯勞民以爲山陽也鹽城興化寶應又在山陽之下流反害爲利惟主者

斷之而已

山陽縣福興閘在府城西十里俗云二閘清江閘在府城三十里移風閘在府城西二十里以上三閘并清河縣新莊閘共四閘俱永樂十三年平江伯建板閘去府西十里永樂十四年平江伯建其時以四閘不能節水倉卒建木閘次年乃甃以石鄉人仍呼板閘云 減水閘五座內涇河閘在府城南五十里景泰元年知府丘陵建倉於此以兌鹽城之運蓋前代通海陵之饋路也先楮蘆訪爲泗寇坐困南北不通全藉此以爲命脉司經理之大

計者宜留意焉此閘洩山陽運河之漲黃河閘洩
寶應湖之漲漲時二閘必開其一以洩之並開則
下河之田盡浸矣嘉靖開水勢宜開黃浦而寶應
之民欲開涇河閘督府總戎親至黃浦開之二縣
之田皆無傷近因下河田戶告塞二閘水滿而溢
以致黃浦決口二年不能閉下河田民寔自貽害
苦至極矣故不復二閘非全計也此條與後閘制
書及於水閘制
蓋新路閘三座詳天順
年之下通濟閘詳嘉靖三十
一年今廢興文
閘在城南
西南澗河閘詳萬曆五年二閘最為洩水之衝
其工不宜苟且無益及害也 舊城西水閘二座

舊城西水關一座北水關開一座新城南水關一

座兩城中在市河通貨卸舟行者居者皆便節因

兩城氣脉不通士民彫弊田其若建堅開而開通

則仁禮權運隄之內舟貨往來行旅便益而地方

氣運庶可復回也此最為便益而人諱言之

者以利未符而先被憂也如無損則善政矣

請復開舊制書云板開移風清江福興新莊啓閉

有期或二三日或四五日且迭為啓閉如啓板開

則閉新莊等開如啓新莊開則閉板開等開閉新

莊等開則板開為平水閉板開等開則新莊開為
平水故啓閉甚易易也令官船由開唱籌挨幫序
行民船悉令過壩自便又有報水頭之制如淮水

始發河水入河南界所在之人必報報必先水至
報至新莊閘即下板貼席實土閘外又有土壩亦
復實築之必俟旬時水頭已過大勢已退然後啓
閉如常故河與淮非異常大發漫壩隄堰不得入
山陽縱入山陽平地上水不一二尺旬時則定濁
水泥沙淤淺至通漕門其挑撈煩費四五十里而
已近有議置通濟閘啓而不閉受淮之清水省其
挑撈煩費是以經清河來者爲河經泗州來者爲
淮事之大謬亦至如此典籍記載多未暇論按我
朝河渠典云弘治五年從黃河南浚孫家渡口開

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潁州東入於淮又浚
四府營泚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爲二派一由甯遷
小河一出亳州渦河會于淮河同於淮從來久遠
豈今日清河泗州而始分清濁邪舊清口正在西
回北顧之閘土人所謂回溜者也雖在河淮之中
獨無河淮之險泥沙不停風浪不及乃地勢水性
之自然非人工巧力之所可致清江壩置此新莊
閘又在其內加之啓閉有制故垂三百年無大患
耳今通濟閘正當直南射之衝又啓閉失制故頻
年河與淮建瓴下山陽濁水泥沙直向寶應之南

北顧劣容舟矣

漕船志云永樂十五年例凡閘惟進貢餅品

隻到即開放其餘船隻務要待積水而行若積水

未滿或積水雖滿上船未過閘或下閘水未滿不

得擅開若豪強之人逼脅擅開走泄水利及閘已

開不依幫次爭先闖歐者聽所在閘官將應問之

人拿送管閘并巡河官處究問因而闕壞船隻損

失進貢官物及漂流係官糧米及傷人者各依

律例從重問擬干礙勢豪官員叅奏以聞運糧旗

軍有犯非人命重情等候完糧回日提問其上閘

船已過下閘已閘積水已滿而閘官夫牌故魚不
開勒取官船錢物者亦治以罪

治河錄云嘉靖癸巳河道潘中丞奏工部題覆奏
聖旨俞允清江蘇兼等閘如濟寧事例依時啓閉行

上事徐存義疏並疏行訖 朝宗閘河渠志云舊

置宣和閘廢自平譚矣復近於水月寺邊造閘洩

漲水入澗河亦其意也 興文閘在府城西南萬曆五

年知府邵元哲建減水入城河城河西北地高東

南地卑須爲隄乃可放也 澗河閘萬曆三年都

御史王宗沐建 祭酒吳鄧爲平江伯祠堂記云

沿途捷石畚土爲坎開水以時然謂其所以存計者五十有奇

揚州府江都縣新設第十一城在府城東皇朝宗

上下二閘在府城東灣鎮鎮在府城東皇朝宗

新開閘在府城東北六十里巨陵鎮白塔河口

召伯上下二閘在本鎮洪武初建 大同閘在府

東 通江閘 瓜口閘在瓜州鎮天寧橋南運撫江

南都御史周忱建以閘留湖水名留湖開後卑運

船嘉靖四年漕撫都御史高有瑛募兵官楊宏以

叅將張奎議入移建於南改今名云

儀真縣羅河閘在縣東南 通濟閘在羅河西北

北響水閘在通濟閘北 夏濟閘在響水閘北以

上四閘皆成化十年管河郎中郭升重建南京吏

部左侍郎錢浦有記弘治間修復黃瓚有記 新

閘在縣東北弘治元年建 續濟閘在縣南

弘治間漕撫都御史張敏等經其官郭敏議建大

學士楊一清有記 東門新高樓二城水閘在縣

東南按宋史有修復儀真等處澳閘則成化以來

所修建者皆修復其舊迹耳

高郵觀橋上下二閘在州遐觀橋下車邏王琴二

減水閘在州

寶應縣附城南北閘南北五里閘

右揚州諸減水閘甚多然莫可紀也聊紀其有關
運漑者耳

志云六閘既修誠爲通州無窮之利然其中有可
論者大率謂建閘於上而減水於下必於下處先
立隄防使有灌漑而無滄沒可也若高下俱利必
建閘於適中之地使旱不病於高澇不病於下如
唐家閘及通州如臯之類此以地勢言也又有石
港閘東之宣家壩其水通海多蟹族秋深取蟹者

利水之流也恒溢決焉其塞也必待來歲麥麥稼
事將興之時而取鰲魚人利舟之出入皆又然後
塞以故上流數鄉之田歲憂旱者此之故也較其
得利甚微而患莫大宜於石港置上閘宜壩置
下閘上閘冬春閉而夏秋啓下閘夏秋閉而冬春
啓更視旱澇而權宜之則麥稻魚蟹皆獲其利矣
此以人情言也

據宋志我朝山陽閘制皆沿于宋而修飾之宋
城西有磚閘一西斗門二以節湖水今改爲新路
閘三城東有朝宗閘一以洩近城之潦今改爲磚

開清口南有八里洪澤六閘今改爲新莊等五
閘五閘通互啓閉以鄭運渠新城有此閘宋爲北
辰閘閘常閉議者請開之以洩潦水時黃淮忽暴
漲入城城中大浸越旬日乃塞之大抵市人圖目
前牙脚毫末之利多輕言以自便而不顧地方之
利害率如此毋輕聽焉

右閘

高郵減水碓十五座在州南沿官河塘岸三在州
沿湖隄六在州東沿運河塘岸六

寶應縣減水洄二十一座俱在官河塘岸舊有十

八座成化三年知縣曾瓚增置五座

山陽縣減水閘洞十一座寶應止受湖水而塘岸之洞二十一山陽內受湖水外受河淮而減水之洞減半殆由洞下同民於水發之時倡言閉洞閉洞而漲決塘岸所傷田多此山陽之田所以劣於寶應也然欲保全漕農則減水之制尤為切云

鹽城縣廣惠碶一名石碶口在城北三里高寶興鹽之滂水皆由此入海宋淳熙紹熙我朝洪武間皆重修每海潮猛大亦入病田田戶塞之田益漫萬曆四年重修如故

詳萬曆四年

右礎洞

捍海堰在山陽東六十里者唐大曆中李承所築
又名常豐隄在鹽城界者宋天聖中范仲淹所築
又名范公隄范公隄興化泰州如臯海門鹽城山
陽皆有之洪武間修築以後常修不輟堰下舊有
洞十餘海水入則近洞之田傷近洞田戶請塞之
而積水經年種不時下又請開之大抵水有利害
歐文忠公謂擇其利多而害少者爲之范公留洞
正謂此意塞者何哉

山陽縣高加堰漢建安中陳登所築一名杜淮堰

宋樂間平江伯陳瑄嘉靖間都御史連礦隆慶間

都御史王宗沐知府陳文燭重修學士丁士美有

記甚詳也

俗云高家似平姓名誤矣

北神堰吳夫差所築在郡城北五里宋曰平津堰

我朝為新城北開唐以前漕船俱渡堰入淮至

宋始為直達之法漕舟由六閘以入淮云萬曆四

年築西長隄即其地也

西長隄自清江浦築王廟起至柳浦灣止長六十

里乃合吳北神宋平津而為一者宋樂間平江伯

陳瑄嘉靖間都御史連礦皆修之水輒敗萬曆間

都御史王宗沐知府陳文燭重修高厚加於昔時
民求賴之矣

新路隄宋嘉定間太守應統之於管家湖中心築
隄末樂中平江伯陳瑄重築皆以土天順間知府
楊景始砌以石焉

漕隄一名河塘自郡城南角樓至黃浦六十里末
樂中平江伯陳瑄因隋山陽瀆御隄而修之者隆
慶六年都御史王宗沐知府陳文燭萬曆四年都
御史吳桂芳知府邵元哲俱重修益加高厚矣

包家園隄北自抽分廠南至蔡家園長七里西受

管家湖陽羨港水至爲危險元王正間有包能者
占佃淮陰路水田一圖故鄉人名曰包家圖屢因
水蓄圍穿頗爲糧額所負其田多半鬻之而子孫
壁守其半水寧圍而下則東方之州縣皆病矣河
道衙門每春中發銀山陽縣調牙夫令船帶土常
因水發罔功隆慶五年都御史王宗沐知府陳文
燭發帑募夫於農暇修築比常更加高厚其險處
密施椿埽始堅完矣

清江浦南隄萬曆四年主事張舉新築以禦湖濤
護市宅者民甚賴之

板閘隄在漕河東岸其城舊是南接護城隄以禦
漕河之漲水民甚賴之嘉慶三年主事凌斌築
護城隄自南角樓起至鐘樓止嘉慶五年都御史
王宗沐知府陳文燭督築自鐘樓北至板閘南隆
慶三年侍郎翁大立所築西長隄以禦河淮之漲
水于外護城隄以禦漕河之漲水于內中間民始
無浸而奠厥居矣

水月寺隄自南角樓至東仁橋中間有閘運河水
漲必由閘而泄此隄不同則漲水未泄而隄東之
田園皆浸矣宜堅厚之

唐堰在郡城東南七十里唐時所築詳卷六十一

元年之後

白水塘三堰在郡城東南九十里鄧艾所築詳卷南

大中及宋嘉定中

石鋸牙俗云機嘴在滿浦坊西北詳天順

鹽城縣岡門鎮堰去縣西一十八里自鎮至新河

轉由侍其汊皆有古堰址每歲灌溉田禾民獲其

利

大通堰去縣治北三里洪武二十九年主簿蔡叙

瑜創築

徑口堰去縣治西二十里岡門鎮東連運河西遠

馬鞍湖通商貨民多便之

張岐塘去縣治西北八十里廣三十丈袤三十里
其東又名高婉塘

侍其汭堰紹熙五年知縣徐挺之洪武二十九年
主簿蔡叙瑜俱重修

高郵州范光湖石隄任州西北洪武初年造七年
修開複河并爲隄永樂七年重修弘治二年修名
複河曰康濟河

寶應縣珠湖石隄洪武九年造二十八年開複何
名直渠爲土隄後將渠南北口塞屢奏未開

江都縣召伯埭晉武帝太元十年太保謝安出鎮
廣陵之步丘步丘召伯鎮也在揚州城北六十里
安於此築埭利漕便農後人思之比於召伯故名
召伯埭埭隄也淮揚人呼曰河塘

儀真縣陳公塘漢建安四年陳公築上下雷塘
句城塘 通名五塘滋漕溉田爲利最大成化八
年正德十六年嘉靖十三十八年俱修築此塘廢
則漕渠或涸或溢涸則病漕溢則迤東之田皆浸
矣

右隄堰塘

清河縣清口以南有五閘無淺舖

山陽縣板閘之南有五舖係軍夫西岸多决因此處通湖有走漏商稅船料之弊歲歲决焉宜加築高厚庶無走瀉漕河之患 有四舖係民夫 城

南五里舖在包家園 十字亭舖在城南十里

灌溝舖二十里 辛店舖三十里 平河舖四十

里 涇河舖五十里 黃浦舖六十里 自十字

亭而下諸舖有司兵無歲辦

寶應縣九淺子嬰淺瓦店淺槐樓淺丁家潭淺白

田淺十里淺白馬湖淺黃舖淺每淺有舖舍者八

一名共夫四百三十名歲辦椿木四千三百根草
四十三萬束樹木多寡不等

高郵州一十一淺王瑟淺車羅淺五里舖淺丁家
灣淺小北門淺九里淺廠淺十里橋淺張家溝淺
丁志淺未定淺界首淺每淺各有舖舍老人一名
夫四十名歲辦椿木四百根草四萬束樹木多寡
不等

江都縣一十一淺花萊園淺李家庄淺姚家潭淺
吉祥庄淺江家庄淺東西灣淺柳青湖淺宋家淺
頭潭淺浪蕩湖淺辛廟淺每淺各有舖舍塘長一

名夫四十名歲辦椿木四百根草四萬束樹木多寡不一

儀真縣三淺麻然巷淺張家溝淺蔣家溝淺每淺各有舖舍老人一各夫二十名歲辦椿木一百根

草一萬束樹木不一遵司志云宋乘中平江伯於運河隄土置立淺

舖添係檢草
衝决即為橋

按山陽縣無淺河之東自十字亭而南至平

河自涇河而北平河會流入於射陽湖每十

里有木閘有濟洞泄水入溪漲時及塞今為長計

合易以木石多增濟洞令人看守之大凡隄下之

人常建議塞閘洞惡水多也殊不知水大必漲

必潰潰則反甚孰若徐徐而下雖多不為害乎

伯自路抵淮設閘七百餘舖置守卒導引沿岸植柳以禦夏月行者至今便之

右淺舖

景泰六年都御史陳泰修濬揚州儀真瓜州河道以

通於塞

天順七年淮安知府楊果築管家湖中心隄隄自宋

應純之始我朝平江伯修之以為牽路皆用土築

至是始用石砌隄中為三閘旱則引湖漲則泄之於

隄上為淺舖有曰四五舖者屬軍衛屢修屢決此處

即臨河口可通馬家嘴徑達南鎮壩商舟行湖中有
漚稅料之便故築時即為決時之計督工者之慣也

瀕堅築以禁絕之

唐末諸將留賊養家
四五餘之弊政如此

天順間遣都水部督工於山陽蒲浦坊作石鋸牙其
制上布七星椿椿上甃以石石有筭筭相入縫有錠
錠三層灌以糯米砌以油灰長千尺俗云磯嘴其制
乃古之鋸牙而以石為之也其費金蓋三十萬大抵
黃河之水入中原半雜泥沙急則行緩則澱故一激
於三門再激於呂梁呂梁以下水勢平緩故三激於
蒲浦使之翻騰踊躍以入于海法亦巧矣今漫入水

中者微露形跡或以爲護南岸之衝洶豈其外也其然

余頃在西橋灘岸之上而望黃淮從西北數十里
直射而來然後折東北而去其勢奪運河而南潰
直百步爾昔人於上流置石錯牙激使北去今已
沉陷不可復作議者欲因地形爲木鋸牙三功與
石等此易見也而人莫敢言者蓋水發時歲護南
岸百凡用度皆取之民民貧苦禡故有開北岸沙
濬草灣河䟽海口之三說不過嫁禍於北以自幸
免爾然運道民生所係不小若捐數千金自足辦

此奚以擾爲

正統初黃河泛溢每水一斗其泥數升匯於清口而
爲洲者十餘里運舟不通有司奏上徵數郡人徒疏
濬久而弗績一夕衆見平江公擁騎從行水上若行
工者然旦日沙徙水通運舟大利郡耆石士寧等率
士民以狀聞詔如江西韋舟故事賜祠額春秋祭
享

成化三年定儀真瓜州二港之例先是儀真壩下黃
泥灘直河口二港瓜州壩下東西二港江潮往來淤
澱舟不能行是年始定每三年冬月江涸之時及軍

民人夫挑濬一次

八年侍郎王恕郎中郭昇於上下雷塘各造石閘一座水碓二座句城塘陳公塘各增築隄岸各造石閘水碓數如雷塘

十年管河郎中重建儀真羅泗閘通濟閘響水閘裏河閘南京吏部侍郎錢溥記大畧云網舟至壩鱗次矢往無復盤剝之費而軍民騷虞若雷又云市戶膠於壩利往往啗河官與言鼓扇意在隳塞

弘治六年重建儀真縣新閘尚書王慎有記又言建通濟閘少叅黃瓚爲之記有云任耳者不察自好者

寧廢公道而弗任怨謗奔走下吏醜醜舐膏一唱百和云又建欄湖閘學士楊一清有記

二年戶部侍郎白昂奏以會通河之餘貲開復河於高郵湖隄之東名廢濟河大學士劉健記大畧云張良珠壁社石曰平河諸湖多風險於是開河避之自州北之杭家嘴至張家灣長竟湖廣十丈深一丈有奇而兩岸擁土爲隄橋木礮石之固如湖岸首尾有閘與湖岸之東又爲閘西涵洞一每湖水盛從涵洞洩焉而漕舟往來皆安流矣按高之復河乃洪武中之舊道而今重開之者世只曰白公云

四年從漕運總兵官都勝言浚揚州楊子橋漕豆河
道凡發丁夫萬餘掘得都巡檢漢壽亭侯都統制觀
察使印四顆

正德十六年管河郎中楊景奏寶應湖極陰當倣高
郵康濟河事例修築越河免沉溺之患自是言者相
繼是年漕撫都御史臧鳳奏請復修五塘

嘉靖三年郎中陳敏賢請於寶應高郵湖隄建閘十
座以殺水患是年漕撫都御史唐龍於淮安城西北
開烏沙河築方家壩以車船隻壩內建閘其歲大饑
以此濟貧牙擔夫之急民甚便之于是建祠與前漕

撫都御史王竑同祀扁曰遺愛初知府葛木恐河淮
內侵持不可淮安衛指揮熊某同府議鄉官都御史
潘墳作河防議云地名山子湖連窪溝一帶正係受
水之處此處築隄高厚尚恐不能捍水乃謬於此開
方家壩受水先年水湧黃沙從新在開口入猶是以
口受水不能深入僅止於清江閘上下挑濬無難近
數年沙從方家閘湧入是剖心穿腹以受之大小支
委遠近溪河無不淤塞而黃沙排淮泗而注之江矣
外河去裏河溪橋近處止隔三十餘步遠亦不過六
七十步逼近運河不但毀閘猶宜加土填墊高自

山子湖至窪溝又須築長隄以護之萬曆二年清撫軍門都御史王宗沐築西長隄適在其處而方壩內外沙淤商船遂斷其亦天人之會歟

國初制置隄堰間壩抗河淮而之海今河淮之水由方家壩南奔而東流停緩海口沙之議遂起今長隄築矣欲求清晏惟修高加堰復五閘之啓閉抗河淮以入海而已矣噫運道廢興自此而分由民貧富由此而分悔之已晚不悔其焉極乎

五年御史戴金請浚儀真瓜州寶應隄下又壅河道苦子嬰溝接潼河長沙溝通官莊俱入廣洋湖劉家

溝通瓦溝溪直溝出官河三里溝通七里溝出若
頭溝寶應縣東門外起至流溪溝昔節前起至章思
蕩葛頭溝起至射陽湖以便泄水以通舟楫

七年寶應縣知縣聞人詮請於寶應縣范光湖東開
築越河就中建減水閘五座濬赴海渠五條使行舟
皆由越河湖水減于五閘閘水下于五渠則舟免風
波之險水得滲泄之宜御史王鼎奏閘內河行舟以
保漕運建閘座以固河防是年漕運御史唐龍奏乞
于三汊河口儀真上游之地建閘座以盡漕利

八年督河侍郎潘希魯奏准漕撫都御史唐龍各稱

成化七年因漕河水涸將新莊閘築壩在清河之北
東西二壩於漕河之北岸淮河之南岸順淮河而漕
之以爲月河出於淮近日水漲壩壞修決往來船隻
徑行乞將河口一帶淤沙挑濬疏通仍將新莊閘增
築高廣何來歲水漲即使用土填塞以遏流沙之入
船隻照前俱由月河往來水消仍復開行自後凡遇
水漲則閉水消則開而以爲常則涇久之計庶或在
此該河院具題工部覆奏蒙 旨准議行矣以嘉靖三
方家壩及三十二年開清江壩及唐公此奏而合觀則方壩不必開閘亦無須開河防議之說誠有見也

十三年督河都御史劉天和奉

詔特起治河成功

有問水集云議者以爲黃河汎濫中土蓋由東海口
近年漲沙下壅上溢而然已議濬海口矣初亦甚奇
之及觀於淮海而始知其妄蓋東海北口實有沙而
南口更衝廣耳又云自板閘而下相度地形中道別
開一支河河口亦達閘各高其隄防淤則濬其一而
開其一以行舟可免停泊矣又云淮揚諸湖每風險
壞舟近范光湖於隄外開支河行舟以全運事用心
仁矣議者謂不獨范光凡諸湖之廣而畏風者皆可
爲支河更多開滾水石壩壩底平鋪巨石而酌其淺
深俾湖水淺不致阻漲不致衝岸壩外則開漚人直

瀕海魚鹽之利民田亦賴以灌溉矣又云掘泗州知
 州李天倫留守張祐鳳陽知府劉佐泗州指揮張鏐
 奉祀朱道光撫匠役王良等量得自淮河見流水面
 至岸地比水高七尺又自岸至皇陵南湖水平面
 比水高七尺自湖水平面至下馬橋邊地高八尺四
 寸橋邊地至陵門高六尺陵門地至陵地高一
 尺七寸共高二丈三尺一寸况基連山俱土岡百餘
 年來每歲水溢未聞衝決俱經題奏如議云山陽河
滿浦夫夫家嫁桐於海口私釐漏給稅商稅者悉壅
開故借口於皇陵以便其私觀此條於論可知矣
 十年御史聞人訟再奏修寶應越河戶部負外郎范

韶陝西按察使仲本俱奏修寶應越河

按寶應越河洪武時已有成功今但修濬之而已
聞臺察舊尹也范正郎仲憲長鄉先生坐言當開
開之便其所以久而不開者湖中之險巖滿人費
人皆畏惡而湖濱之人纒以爲利故也

十三年揚州知府侯秩開句城塘開淮安知府王鳳
靈開涇河以通射陽湖可以灌田泄漕渠之漲人咸
便之

十七年都御史周金奏修寶應湖岸濬山陽運河自
清江至十字亭長三十里深一丈濶二丈餘

三萬自弘治以來始此大濬通利者數十年修山陽
運河減水涵洞閘舊爲石限七尺以上減入射陽湖
今擬爲九尺修新莊等五閘嚴啓閉之節惟通運船
餘皆由壩車盤運河無淤淺漲溢是時高加堰惟募
鄉夫爲之時時補葺後省募金歲數百而調牙夫甚
衆堰不時修于是決甚而工鉅矣周公在淮六年知
漕渠水利甚悉人至今稱之

十八年管河郎中畢鸞查修五塘漕撫都御史周金
管河都御史郭持平鹽法御史洪垣焦璉俱行揚州
府知府劉崇仁朱懷幹管河通判張默知事趙州江

都知縣張纓谷喬儀真知縣穆孫中督工修雷塘
二十二年淮安知府姚虞築清江浦壩并開月河南
船便於盤剝而舊時方家壩口外日淤生理盡歸於
此于是商民立姚公生祠知府佟應龍爲之記部使
者命文華僧奉馬先是都御史唐龍聞方家壩河時
有以腹受沙之論今壩外積沙數十百丈豈可引之
入內乎未幾唐有清江壩車盤之奏而方壩自廢
三十一年漕撫都御史應楨於三里溝建通濟閘先
是都御史潘墳著河防議以黃河自徐而來逼近新
莊閘口黃沙易入欲於福輿閘上下穿渠而南人所

而西迂回稍遠開新口以引清淮多置閘座放閘房
隔沙淤都御史李龍都督周于德用水平法準量新
口地勢高于淮城不可開都御史王杲亦令山陽知
縣莊蒞民勘議莊議如周且爲宣達錄言將來若開
此口必無淮城矣李致李元開而是之曰此河防正
議也序而梓之未幾濬撫河南寔督孫家渡之役親
見黃河分流由渦而至清口遂決意主修高加堰不
使河淮泥滓一毫入運河矣

按濬議謂清口河直運故欲添閘開河令其迂迴
屈折免河淮沙泥之入省批濬耳應之河非濬意

也潘之意後主於堰今人不講其已築之堰而傳其不行之議何哉或曰潘欲引清淮也曰河有沙淮有泥沙泥一也久而必淤潘淮人也豈不熟此今田之浸者水也運河之淤者沙泥也潘爲沙泥而議其爲引河之說者必非淮人也此口一開五閘無啓閉而商船稅料之漏市人樂之故借口潘言以便其私耳潘親覩淮民濬河負沙土行泥淖中歲歲母已故欲已之今開此口運河之淤塞者數十里舊制運河全資湖水而諸湖皆廢爲平地潘之憂當又甚矣夫市人之心與潘之心不同當

路者幸爲 國計審之

隆慶五年都御史王宗沐修高加堰先是都御史陳玠委官興工適水至而止知府陳文燭議有云若不
及今修理則二十年不決之議終無可竟之功億萬
姓疲困之民必無可生之路真仁人之言也近日淮
安募夫之例始此

學士丁士美重修高加堰記云山陽舊有高加堰
遠郡城四十里許而圯廢久矣其最關水利害者
則大澗口也先是堰屢決屢築工皆不鉅適者決
益甚工益鉅當事者始難之矣按堰迤西當淮泗

二水合流之衝二水東北與黃河會胥入於海比
歲河流衝決則淮泗汎濫勢必由濶口逮瓴下注
匯于津湖甚者穿漕隄入射陽湖而山陽鹽瀆之
間以及於海陵諸地通爲巨浸茫無際涯已間者
黃河亦爲牽引而漕渠日乾漕淤是其害不直在
民生而且移之 國計也爰考郡乘獨不之載故
欲拯民之溺者無徵焉先後議築者凡逾二紀而
喙喙紛呶大都唯者十一否者十九其唯者率如
前指曰築之便否者輒稱財訕至有執道傍之見
上不便狀者故屢議屢罷不果行邇者郡守東公

督撫王公發帑募民成之予嘗觀宋天聖中沙溝
漫爲鹽鹵范文正公時監泰州西溪倉議築捍海
堰於通泰海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田逾年築
成民享其利三州之民生祠之又元祐中杭之西
湖多葑田六井幾廢蘇文忠公時守杭遂浚茅山
鹽橋二河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
十里爲長隄以通行者杭人名蘇公隄家有畫像
飲食必禱於公今茲堰之舉視文正文忠又奚異
也淮民之尸祝二公也無疑矣王公名宗沐浙之
臨海人嘉靖甲辰進士嘗復海運力振漕規載在

國史甚詳陳公名文燭湖之沔陽人嘉靖乙丑進士政尚廉平甚得民和其有德於淮民甚厚修堰猶其餘緒聊紀其成俾後之人有考焉耳周君子德都督僉事表叅將胡君效謨徵江守應恩合浦令皆勞於堰事者法皆得書

周于德曰募夫一辜無里甲之擾無坊市之擾無牙夫之擾以此貽鄉人庶慰愛助之心云

周表曰余田浸苦千年矣白陪稅種今免矣夫顧窮民何限皆免于此者堰之功也

胡效謨曰請復開舊制書已載於前大意以爲

閘並設者爲我朝二百餘年之利故也

胡應恩曰堰無壞也私鹽之家必欲其壞也閘當啓閉也而樂商稅船料之漏者惟恐其有閘也利鉅而說行何怪哉昔唐劉晏爲度支使以爲辦集衆務當用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余以爲士類必賢者始可倚賴否則方且爲彼之義士方且爲彼之忠臣矣晏在江淮久其言必有所試云

愚爲此言或曰隱矣未詳也謹詳言之夫運河爲邗江自成周以來史傳明白我朝直名曰清江

又何疑乎

詳在哀公九年

或以爲盱眙曾通運又以爲洪

澤在盱眙甚至以爲揚城以北非邗江者何也高

加堰淮揚之第一防也曰可修者什一曰不可修

者什九何也蓋運河至淮城之西屈曲而北又屈

曲而西又屈曲而西北以出清江口中間於南鎖

壩設抽分廠於西門外設浮橋于板閘分南署於

清江分二署於淮北立分司於馬頭設巡司重閘

疊防有人守之而於鎮城之中開府設帥分署叅

藩臬列郡縣衛所而臺察以時察殆以漕運爲

國家之大計謀額以資京邊稅料以助漕艘至緊

也今私鹺之家及利稅料之漏者以此爲大忌夏
秋之間大浸稽天士君子方以爲戚而彼風帆便
利自黃浦以北抽分廠以南凡欄率不到之處任
意南北出入堰口故以爲運河在盱眙在洪澤而
曰非邗江曰堰不可修其言如此其心必欲無閘
也無堰也無官府也而後快今上司坐牙皆彼所
不顧之地而彼所自縱之地一切無禁其誖邪之
黨謬言日出上之人方降顏色以來之層疊出以
詢之噫我懷禹稷之虛心而豈知其爲桀跖之說
間也愚以爲言之不詳則上之人無由聞知上不

知矣安能復漕規三百年之舊而救淮揚數千里之溺哉夫私鹺走漏之利歸橐少而豪奪多彼豈樂爲之乎良由田浸而賦急不忍以肌膚甘伍伯引妻孥易質繼激而爲此抑大不得已無聊之計也使堰閘修而漕運利民沾餘溉有桑田以育妻子安佚老死無挑河築塘之累彼豈不願但嗷嗷不可得也吁淮之民苦亦甚矣

愚以爲我朝立法莫詳於運河一帶而莫不詳於高堰之間自高堰而北由板閘則通淮北諸鹽場自高堰而東由涇河黃浦則通淮南北諸鹽場

自堰而西則通盱眙自堰而南則通天長東西二百餘里南北四百里其地至為要害中間止設洪澤巡司豈能兼制故高堰修雖馱負之私未能盡絕而巨艦連檣之大猾可歛也

堰而無守猶無堰也守而非人猶無守也守必以夫而夫則散之修必以值而值則削之督必以人而人則輕之無堰無守詎非人乎夫私鹽鉅艦所惡在堰而為之游說者多方以誤人堰之難築以此豈曰守乎

或曰平江伯之建新在福興閘皆在高地今高加

堰地更高子以爲不可建閘何也曰非余言也古
無閘也平江之建閘遠城也遠其地皆高子是爲
五閘逆互啓閉以通漕舟淮勢猶有水患逆河淤
阻數苦挑濬爲漕舟病今高堰之地極高余嘗在
堰上東望淮城邈在足下其內皆重湖疊瀆旣不
可多爲閘座又不爲通運閘之何爲或又曰堰外
水盛建閘以泄其怒爾夫堰外爲阜陵湖湖外爲
淮湖之北口濶幾里由八里溝而入淮者什九其
南口至青州高粱二澗而止水大盛則入衡陽湖
者什一南北分流何怒之有其入淮助清滿以入

海猶恐其不怒也於此建閘則淮湖合流或在黃
河而入淮南皆受害海口益淤淮北更受害漕路
民生皆受害此萬萬乎不可以建閘也爲此議者
專爲私離漏稅紂之計而發不可聽頃上高堰議
時余與周都督于德周叅戎表余叔太守劾謨四
人已切言之在都院或有底可按云

人有言高加堰必如高郵寶應湖隄以捷以石迺
可又夫堰以捷石須數十萬是路傍之見也何日
成之高寶湖隄以運舟牽輓在其上必陡直乃便
故以捷以石高加堰無牽輓只兩面平坡如所謂

走馬隄制可也蓋堰陡直則水齧其腰故易敗若平坡則水滾其上何患之有人有言堰以土恐不任湖水之勢夫水之勢莫盛於海莫甚於海嘯唐大曆中黜陟使李承爲常豐堰宋天聖中監西溪范仲淹爲捍海堰皆以土巨海之勢不能勝土堰則高堰之用土也無疑矣夫議捷石者阻堰議購捷石者有所圖與負土之役何關乎

萬曆四年都御史王宗沐知府陳文燭重修西長隄幫築西義橋椿岸先是繕工皆取於民競言岸下走沙不可築陳公以公帑成之至今稱便又修鹽成石

礎海口初士民言不便大學李春芳力言其便至是成焉尚寶興鹽四州縣之澇皆於此入海士民復稱便山陽之澇於廟灣口入海水極大亦於此入海然非山陽之正路也

都御史王宗沐爲淮郡一隄說云郡城專受淮勢自西南歷清河而東與南湖僅隔拳土故自高加堰不治而淮輒灌入湖幾受其半淮揚兩郡皆困終不治則妨漕余惕焉按之信然乃檄守文燭以餉金六千致鄉先生周君子德君表胡君劾謨君應恩築焉又明年癸酉伍月淮水溢平地高三丈

餘而以堰故不入湖郡之南鄉與揚皆無恙然勢
掠郡西合黃河折而經北城下安東則洶湧幾斷
西橋奪漕河而出余爲之不寢者三夕幸而勢稍
殺則又以其汜濫四溢出禮信壩及盩池山民在
巨浸中至八月而始涸余以災請幸 天子仁聖
捐米數萬石賑之又免折漕糧是時幸淮獨漲使
稍遲半月與黃河並發則事不可支矣是年冬余
再檄余同知時保以賑之餘米一萬石募夫築郡
西長隄焉又云自嘉靖中年以來無歲不被水而
其最甚則己巳癸酉極矣鞠爲大浸不見水端民

之栖樹巢塚以救旦夕余疏中所道蓋其什之三
四也而二隄並設高加堰獨抗淮水於西南而西
長隄又障河於西北蓋至是而居者田者皆有寧
處可望生全無苦昏墊矣余不才旦夕且乞去然
使來者慎守而時護視之無至壞以求爲障使吾
民得粒食育子孫則大幸也

文忠公飲于北原登
舍北欄上亭首也

西長隄在新城西
北東者即宋北原增墩

右高堰記二隄記復開制書熟此三文則知淮城
之西而北北而東有此足以抗黃淮而全運道者
地勢水勢大畧已盡之矣然其利害有關於海口

尚未之及今試言之海口之水視堰閘之廢興以爲遲疾蓋修堰閘以抗黃淮不南分而東去東去疾則海口之水亦疾疾則無淤此不待於言也而議者乃以堰閘海口各爲一說是其見止於耳目之前而不能達觀會覽於千百里之外也或以海口爲疑余嘗攷之海道自兗而北以至於薊自揚而南以至於廣其海口內外皆有山有島惟淮口獨有沙潮落微露其形潮來則濤翻其上勢若排天黃淮入海本無所礙嘉靖間潘中丞奏萬曆間雒掌科奏以爲舟無所維人力難施不必枉勞心

力潘又奏以爲淮閘之啓閉一如濟寧之法誰又奏以爲高加堰當亟築以全運道以此二奏合前三文而觀之所謂神禹復生不能易也

淮郡二隄五閘與海口利害相關而淮南北海口志載不詳今條列如左使好奇者息焉

淮南之海口二

山陽縣廟灣海口在縣東北一百八十里凡山陽之漲水入射陽湖者自此入于海舊口濶一千六百步餘今濶六百步餘水大至則口與海漫而爲

一矣

詳嘉定志

鹽城縣石碇海口在縣東北八里凡高郵興化鹽
城之漲皆由此以入于海凡射陽湖水多黃沙亦
漫至此南至興化舊阻今通矣喻口去鹽城縣治
東北一百二十里射陽湖由此入淮次於海口也
以上諸海口舊本無淤近日之淤由黃沙而然然
堰閘修清水時下歲久自通利自昔然也蓋海水
潮汐日二至每入也以二時其出也亦二時二時
之出係入水二時之入則海水海水過湖水不得
流者每日有八時黃沙寧無滯乎故堰閘修則黃
沙葦湖水清湍深濶入海處庶無礙也

諸小口不能悉

淮北之海口二

安東縣張網海口在縣東北一百二十里黃淮之

支流於此入海

其各鹽場及村鎮皆有小渠通海然莫足數也故不錄云

海州東海口在州東一十五里黃淮之正流於此

入海凡淮北諸川皆附焉舊濶數十里今濶十餘

里水大至則與海為一矣

正口雖於旁口更濶諸小口不能悉

以上諸海口本自無淤而近日之淤以黃沙而然

正口減半入傍口傍口數十道不啻也若修堰閘

使黃淮水勢不南分而合力以之海則新沙不停

舊沙自去而上流不為敗矣海水潮汐與南口同